



忧伤及其他

契诃夫作品选

[俄] 契诃夫 著



插图本

纪念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

童道明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A. Chekhov

〔百年契诃夫〕

百年契诃夫

童道明 主编



忧伤及其他

契诃夫作品选

契诃夫 著

鲁迅 等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忧伤及其他——契诃夫作品选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鲁迅等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6

(百年契诃夫·插图本 / 童道明主编)

ISBN 7-5059-4639-0

I. 忧… II. ①契…②鲁… III. 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717 号

书 名	忧伤及其他——契诃夫作品选 (百年契诃夫·插图本)
主 编	童道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民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94 千字
印 张	15.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39-0/I · 3619
定 价	2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走近契诃夫

望着温暖的夜晚的天空，望着映照出疲惫的、忧郁的落日的河流和水塘，是一种可以为之付出全部灵魂的莫大满足。

——契诃夫

“契诃夫的一生是纯洁和朴实的典型。”这是俄罗斯杰出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对契诃夫的理解。他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契诃夫。

在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里，向我们展示的常常是普通人平淡的日常生活，是人的心灵画面在大自然中的反映。他的文字饱含着忧郁，流淌着哀愁，却又不失希望的光辉；作品的结尾常常在暗示我们，不管发生了什么，生活并没有到此结束。

从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我们了解到，与契诃夫在一起的时刻，他那温和、谦逊的微笑，常常会给人纤尘不染一般的感觉，亲切而祥和。他始终在坚持着，“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多么固执而

又可爱的善良呵。

在现实生活中，契诃夫十分喜爱自己亲手建起的花园，那是一个“代表着高贵和优雅的地方”。当他徜徉其间的时候，我们想，留着山羊胡、戴着夹鼻眼镜的契诃夫莫不是在感受着那“与大自然的亲近”所带来的幸福，并深深地为之而感动？

著名戏剧导演梅耶荷德曾经写信给契诃夫说：“您的剧本像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也有人说契诃夫是文学家中的“风景画家”，作品里“有印象派画家的斑驳的色彩”。契诃夫那丰富多彩的情感，以一种清晰可见的笔触宣泄着，充满着诗情画意。

对于时时感到精神与物质处于分裂状态的现代人来说，“上帝已经死了”！在契诃夫的世界中，我们却能发现，分明存在着一个“上帝”——对庸俗生活的否定，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关注，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是一个让人亲近的、可以从中得到慰藉的灵魂。

一个世纪过去了，现代人眼里的契诃夫，宛如夜空中一颗闪烁的星星那么遥远。当我们静下心来仰望星空的时候，想到那些曾经感动过契诃夫的永恒而又激动人心的问题，并为之而感动，这时，契诃夫离我们是最近的。

让我们走近契诃夫吧。

目 录

坏孩子 (鲁迅 译)	1
波斯勋章 (鲁迅 译)	7
可爱的人 (周作人 译)	15
忧伤 (赵景深 译)	33
安娜套在颈子上 (赵景深 译)	43
阿尔比昂的女儿 (汝龙 译)	63
在流放中 (汝龙 译)	73
喀希坦卡 (金人 译)	89
邮件 (金人 译)	119
邻居 (高莽 译)	131
药内奇 (高莽 译)	159
带小狗的女人 (朱逸森 译)	189
未婚妻 (朱逸森 译)	217
苦恼 (童道明 译)	247
套中人 (童道明 译)	259
万卡 (王景生 译)	283
变色龙 (王景生 译)	293
带阁楼的房子 (苏玲 译)	301

目 录

三姐妹 (童宁 译)	329
天鹅之歌 (童道明 译)	439
附录: 契诃夫的风格	455
主编后记	476



坏孩子



追去捉鱼的拉普庚，却替代了鱼，错捉了安娜·绥米诺夫娜的手，又错放在他的嘴唇上……她想缩回那手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的嘴唇又不知怎么一来，接了一个吻。这全自然而然的。接吻又接连的来了第二个，于是立誓，盟心……幸福的一瞬息！在这人间世，绝对的幸福是没有的。幸福大抵在本身里就有毒，或者给外来的什么来毒一下。这一回也如此。

伊凡·伊凡诺维支·拉普庚是一个风采可观的青年，安娜·绥米诺夫娜·山勃列支凯耶是一个尖鼻子的少女，走下峻急的河岸来，坐在长椅上面了。长椅摆在水边，在茂密的新柳丛子里。这是一个好地方。如果坐在那里罢，就躲开了全世界，看见的只有鱼儿和在水面上飞跑的水蜘蛛了。这青年们是用钓竿，网兜，蚯蚓罐子以及别的捕鱼家伙武装起来了的。他们一坐下，立刻来钓鱼。

“我很高兴，我们到底只有两个人了，”拉普庚开口说，望着四近。“我有许多话要和您讲呢，安娜·绥米诺夫娜……很多……当我第一次看见您的时候……鱼在吃您的了……我才明白自己是因为什么活着的，我才明白应当贡献我诚实的勤劳生活的神象是在哪里了……好一条大鱼……在吃哩……我一看见您，这才识得了爱，我爱得您要命！且不要拉起来……等它再吃一点……请您告诉我，我的宝贝，我对您起誓：我希望能是彼此之爱——不的，不是彼此之爱，我不配，我想也不敢想——倒是……您拉呀！”

安娜·绥米诺夫娜把那拿着钓竿的手，赶紧一扬，叫起来了。空中闪着一条银绿色的小鱼。

“我的天，一条鲈鱼！阿呀，阿呀……快点！脱出了！”



鲈鱼脱出了钩钩，在草地上向着它故乡的元素那里一跳……扑通——已经在水里了！

追去捉鱼的拉普庚，却替代了鱼，错捉了安娜·绥米诺夫娜的手，又错放在他的嘴唇上……她想缩回那手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的嘴唇又不知怎么一来，接了一个吻。这全自然而然的。接吻又接连的来了第二个，于是立誓，盟心……幸福的一瞬

息！在这人间世，绝对的幸福是没有的。幸福大抵在本身里就有毒，或者给外来的什么来毒一下。这一回也如此。当这两个青年人正在接吻的时候，突然起了笑声。他们向水里一望，僵了：河里站着一个水齐着腰的赤条条的孩子。这是中学生珂略，安



玛修丁为小说《坏孩子》所作木刻插图

娜·绥米诺夫娜的弟弟。他站在水里面，望着他们俩，阴险的微笑着。

“噯哈……你们亲嘴。”他说。“好！我告诉妈妈去。”

“我希望您要做正人君子……”拉普庚红着脸，吃吃地说。“偷看是下流的，告发可是卑劣，讨厌，胡闹的……我看您是高尚的正人君子……”

“您给我一个卢布，我就不说了！”那正人君子回答道。“要是，不，我去说出来。”

拉普庚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卢布来，给了珂略。他把卢布捏在稀湿的拳头里，吹一声口哨，浮开去了。但年轻的他们俩，从此也不再接吻了。

后来拉普庚又从街上给珂略带了一副颜料和一个皮球来，他的姊姊也献出了她所有的丸药的空盒。而且还得送他雕着狗头的硬袖的扣子。这是很讨坏孩子喜欢的，因为想讹得更多，他就开始监视了。只要拉普庚和安娜·绥米诺夫娜到什么地方去，他总是到处跟踪着他们。他没有一刻放他们只有他们俩。

“流氓，”拉普庚咬着牙齿，说。“这么小，已是一个大流氓！他将来还会怎样呢？！”

整一个七月，珂略不给这可怜的情人们得到一点安静。他用告发来恐吓，监视，并且索诈东西；他永是不满意，终于说出要表的话来了。于是只好约给他一个表。

有一回，正在用午餐，刚刚是吃蛋片的时候，他忽然笑了起



来，用一只眼睛使着眼色，问拉普庚道：“我说罢？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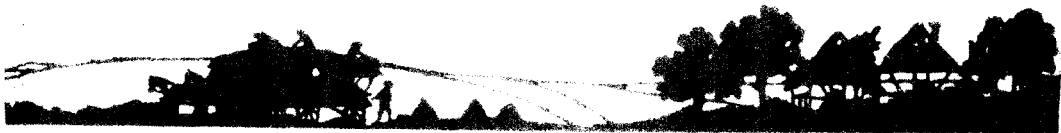
拉普庚满脸通红，错作蛋片，咬了饭巾了。安娜·绥米诺夫娜跳起来，跑进隔壁的屋子去。

年轻的他们俩停在这样的境遇上，一直到八月底，就是拉普庚终于向安娜·绥米诺夫娜求婚的日子。这是怎样的一个幸福的日子呵！他向新娘子的父母说明了一切，得到许可之后，拉普庚就立刻跑到园里去寻珂略。他一寻到他，就高兴得流下眼泪来，一面拉住这坏孩子的耳朵。也在找寻珂略的安娜·绥米诺夫娜，恰恰也跑到了，便拉住了他的那一只耳朵。大家必须看着的，是两个爱人的脸上，显出怎样的狂喜来，当珂略哭着讨饶的时候：

“我的乖乖，我的好人，我再也不敢了！阿唷，阿唷，饶我！”

两个人后来说，他们俩秘密的相爱了这么久，能像在扯住这坏孩子的耳朵的一瞬息中，所感到的那样的幸福，那样的透不过气来的大欢喜，是从来没有的。

（鲁迅 译）



波斯勋章



一年零四个月过去了。正值零下三十五度的严寒时节，刮着透骨的风。斯台班·伊凡诺维支却敞开了皮外套的前胸，在大街上走，并且很懊恼，是为了没有人和他遇见，看见他那太阳和狮子的勋章。他敞开着外套，一直走到晚，完全冻坏了；夜里却只是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

位于乌拉尔山脉的这一面的一个市里，传播着一种风闻，说是这几天，有波斯的贵人拉哈·海兰住在扶桑旅馆里了。这风闻，并没有引起市民的什么印象，不过是：一个波斯人来了，什么事呀？只有市长斯台班·伊凡诺维支·古斤一个，一从衙门里的秘书听到那东方人的到来，就想来想去，并且探问道：

“他要上哪儿去呢？”

“我想，大约是巴黎或者伦敦罢。”

“哼！……那么，一个阔佬？”

“鬼知道。”

市长从衙门回家，用过中膳之后，他又想来想去了，而且这回是一直想到晚。这高贵的波斯人的入境，很打动了他的野心。他相信，这拉哈·海兰是运命送到他这里来的，实现他渴求梦想的希望，正到了极好的时机了。古斤已经有两个徽章，一个斯坦尼斯拉夫三等勋章，一个红十字徽章和一个“水险救济会”的会员章；此外他还自己做了一个表链的挂件，是用六弦琴和金色枪枝交叉起来的，从他的制服的扣子洞里拖了出来，远远望去，就见得平常，很象光荣的记号。如果谁有了勋章和徽章，越有，就越想多，那是一定的——市长久已想得到一个波斯的“太阳和狮



子”勋章的了，他想得发恼，发疯。他知道得很明白，要弄这勋章到手，用不着战争，用不着向养老院捐款，也用不着去做议员，只要有一个好机会就够。现在是这机会好象来到了。

第二天正午，他挂上了所有的徽章，勋章，以及表链之类，到扶桑旅馆去。他的运气也真好，当他跨进波斯贵人的房间里面的时候，贵人恰只一个人，而且正闲着。拉哈·海兰是一个高大的亚洲人，翠鸟似的长鼻子，凸出的大眼睛，头戴一顶土耳其帽，坐在地板上，在翻他的旅行箱。

“请您宽恕我的打搅，”古斤带着微笑，开始说。“有介绍自己的光荣；世袭有名誉的市民，各种勋章的爵士，斯台班·伊凡诺维支·古斤，本市市长。认您个人为所谓亲善的邻邦的代表者，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

那波斯人转过脸来，说了几句什么很坏的法国话，那声音就像木头敲着木头一样。

“波斯的国界，”古斤仍说他准备好了的欢迎词，“和我们的广大的祖国的国界，是接触的极其密切的，就因为这彼此的交感，使我要称您为我们的同胞。”

高贵的波斯人站起来了，又说了一些什么敲木头似的话。古斤，是什么外国话也没有学过，只好摇摇头，表示他听不懂。

“我该怎么和他说呢？”他自己想。“叫一个翻译员来，那就好了，但这是麻烦的事情，别人面前不好说。翻译员会到全市里去嚷嚷的。”

